

古代文史
名著选译丛书

隋
唐
五
代

巴蜀书社

译注 王 岚

审阅 周勋初 倪其心

陈子昂
诗文集选译

435232
Z A

44.35232
CZA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陈子昂诗文选译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安平秋、马樟根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及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本功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会一直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

文力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们的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紫 参 官 本 以 孔 樊 游 官 对 先 王 文 穆 嗣 。（800）**田**
 輝 官 帶 既 卒 亲 父 因 对 （800） 卒 次 出 家 每 年
 令 县 受 同 隸 歸 卒 奉 祀 考 父 暨 民 十 卒 二 出 國 命
 持 干 號 一 變 二 十 四 卒 卒 而 對 對 一 規 南 甚 重 然 則
 孫 計 一 出 而 文 外 一 餘 果 錄 閣 人 代 為 干 祿 山 坐 越 其
前 一 其 失 高 等 田 難 由 一 公 錄 用 一 景 年 江 一 固 民
 卒 余 十 世 去 謝 帝 一 著 婚 遂 大 章 文 一 非 涉 甚 不 取 文 尚
 賜 兵 甲 者 立 式 一 登 十 策 文 如 餘 非 登 其 書 田 難 取 一 記
 。《 對 限 》

二一

陳 子 昂 自 師 一 叔 的 父 梁 察 昭 田 手 梓 州 射 洪 县
 （ 含 屬 四 川 ） 人 兼 祖 籍 汝 南 （ 今 屬 河 南 ） 。 父 梁 陳
 顯 徽 一 實 文 林 郎 兼 好 神 仙 之 術 命 居 家 四 十 餘 年 一 陳
 子 昂 年 輕 時 豪 俠 任 氣 一 十 比 一 八 岁 始 折 节 一 讀 书 一 立
 才 四 岁 登 进 士 第 一 一 隨 即 归 身 隱 居 一 一 著 宗 文 明 元 年
 （ 684 ） 一 一 到 洛 陽 上 《 陳 兵 駕 入 京 書 》 一 一 得 到 武 則 天
 賞 識 并 召 見 一 一 擢 麟 台 正 字 一 一 武 則 天 垂 拱 一 一 年 （ 686 ）
 从 軍 一 一 跟 隨 乔 知 之 北 征 同 罗 一 一 仆 固 一 一 永 昌 元 年 （ 689 ）
 秩 滿 一 一 拜 右 丞 曹 参 军 一 一 天 授 二 年 （ 691 ） 一 一 因 继 母 去
 世 归 蜀 守 制 一 一 一 长 寿 元 年 （ 693 ） 一 一 重 返 洛 陽 一 一 擢 右 拾
 遺 一 一 一 不 久 陷 一 一 一 逆 党 張 元 一 一 宋 獄 一 一 一 后 复 官 一 一 一 一 万 岁 通 夫 无

年（696），随建安王武攸宜征契丹，以本官参谋军事。圣历元年（698）秋，因父亲年迈，带官取给归侍。二年七月遭父丧。居家守制期间，受县令段简迫害陷狱，忧愤而卒，享年四十二岁，葬于射洪独坐山。陈子昂为人刚毅果绝，仗义疏财，与赵贞固、王无竞、崔泰之、卢藏用等私交尤笃。工于诗文却不甚好作，文章大多散落，在他去世十余年后，卢藏用辑其遗作编成文集十卷，为之作序并撰《别传》。

二

陈子昂青年时期深受父亲陈元敬的熏陶，豪侠好游。“少学纵横术，游楚复游燕”（《赠严仓曹乞推命禄》），自命不凡。他也好道家养生，曾服食过草药之类（见《观荆玉篇序》）。虽然他读书比较晚，却像他父亲一样博览典籍，研习道术，并且接受他父亲的观点，认为君臣遇合，关系着世道的兴衰治乱，历史机遇会呈现周期循环；牢记他父亲的嘱咐：“至于今四百年矣，天意其将周复乎？于戏！吾老矣，汝其志之！”（《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陈公墓志文》）立志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事实上，陈子昂一生在宦海中进退沉浮，确实是有这

种信念在支持着他。

在陈子昂考中进士的第二年，即弘道元年(683)岁末，高宗卒于东都洛阳，灵驾将西迁长安。翌年春天，陈子昂到了洛阳，向临朝称制的武则天献上其自诩为“大臣书”（《春夜别友人》其二）的《谏灵驾入京》，分析当时形势，援引史实，论证灵驾西迁之失策，并指明其危害，慷慨激昂地表达了他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武则天颇为赏识，在金华殿召见了她，并且特下敕书：“梓州人陈子昂，地籍英灵，文称晔晔”（《别传》），擢拜他为麟台正字。从此，陈子昂步入政治舞台，踌躇满志地要为报效国家一展身手，于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写出奏疏，满腔热情地全面陈述他的政治主张。

陈子昂在家乡生活期间，在青年的游历过程当中，目睹了当时百姓苦于劳役、灾荒的惨状：“西蜀疲老，千里运粮；北国丁男，十五乘塞；岁月奔命，其弊不堪”，“顷遭荒馑，人被荐饥，自河而西，无非赤地；循陇以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转徙，妻子流离，委家丧业，膏原润莽”（《谏灵驾入京书》）。他一再指出，当时这种情况相当普遍：“自剑以南，爰至河、陇、秦、凉之间，山东则有青、徐、曹、汴，河北则有沧、瀛、恒、赵，莫不或被饥荒，或遭水旱，兵役转输，疾疫死亡，流离分散，十至

四五，可谓不安矣”（《上军国利害事·人机》），
“当今山东饥，关陇弊，历岁枯旱，人有流亡”
（《谏雅州讨生羌书》）。因此他深深同情人民的
苦难，对于朝廷劳民伤财的种种行为措施，如高宗
灵驾西迁、雅州讨伐生羌以及征兵服役等等，他都
上疏劝谏，陈述利害，既为国家的安定，也为百姓
而请命。

陈子昂不仅揭露了天下疲困的现象，而且深刻
地指出，暴政贪官是造成天下动荡，导致农民反抗
的直接原因。“蜀中诸州百姓所以逃亡者，实缘官
人贪暴，不奉国法，典吏游客，因此侵渔，剥夺既
深，人不堪命。百姓失业，因即逃亡，凶险之徒，
聚为劫贼。今国家若不清官人，虽杀获贼，终无
益”（《上蜀川安危事三条》）。他把清除贪官污
吏视为治国安民的一项根本方针政策，要求坚决执
行，更见其爱国心切，爱民情深。

在陈子昂的宦宦生涯中，曾经二度从军出塞。
第一次是在垂拱二年（686），二十八岁的陈子昂
跟随左补阙乔知之北征金德州都督仆固始。第二次
是在万岁通天元年（696）三十八岁时为建安王武
攸宜幕府随军参谋，东征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因
而他对战争给边塞人民带来的苦难，对唐朝边备松
弛的腐败率政等，都有真切的了解和清醒的认识。

“亭堠何摧兀，暴骨无全躯……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感遇》其三）；“塞垣无名将，亭堠空崔嵬。咄嗟吾何叹？边人涂草莱”（《感遇》其三十七）。正像他认为廉政除贪是国家安定的根本一样，他深刻认识到边塞的安定和战祸消除，其根本原因也在镇守边塞的将帅是否得人。

陈子昂对边塞战争的态度是一分为二的。对异族的侵掠骚扰，他主张坚决打击，如北征契丹时他曾上书统帅，自请率领万人充当前驱。但同时他又坚决反对穷兵黩武。垂拱三年（687）武则天想从雅州开山通道出击生羌，以袭吐蕃，陈子昂于是上《谏雅州讨生羌书》极力谏止。当时吐蕃势力强大，对富庶的西蜀垂涎三尺，若是一旦开蜀山、通险阻，不但使羌人无享受戮，反而便利了吐蕃入侵。他指出：“西蜀之祸自此结矣……是乃借寇兵而为贼除道，举全蜀以遗之……今又徇贪夫之议，谋动兵戈，将诛无罪之戎，而遗全蜀之患！”对这种图谋私利、祸国殃民的不义战争，进行了愤怒的谴责和批判。

陈子昂反对酷吏统治，反对滥施刑罚。武则天代唐自立，徐敬业等在扬州起兵反抗，武则天用武力将他们镇压下去之后，为了压服宗室大臣中的这种怨怼情绪，于是广开告密之门。《资治通鉴》卷

二〇三载，当时“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武则天重用索元礼、来俊臣、周兴等酷吏，大肆诛杀宗室大臣，手段残忍，令人发指。当时牵连极众，冤狱遍地，人心惶惶。于是陈子昂不遗余力地揭露这种白色恐怖：“有迹涉嫌疑，辞相逮引。莫不穷捕考讯，枝叶蟠拿，大或流血，小御魑魅。至有奸人荧惑，乘险相诬，纠告疑似，冀图爵赏，叫于阙下者日有数矣。于时朝廷惶惶，莫能自固，海内倾听，以相惊恐”，“天下喁喁，莫知宁所”。他还一针见血地戳穿了酷吏的丑恶嘴脸及险恶用心：“文深网密，则共称至公；爰及人主，亦谓其奉法。于是利在杀人，害在平恕，故狱吏相诫，以杀为词。非憎于人也，而利在己。故上以希人主之旨，下以图荣身之利。徇利既多，则不能无滥。滥及良善，则淫刑逞矣”（以上均见《谏用刑书》）。面对高压，陈子昂独能抗议直辞，“不避汤镬之罪”，置生死于度外，不能不令人钦佩他的正直、清醒和勇敢。

酷吏的残暴，陈子昂确实深受其害。他一生曾两度入狱。一次是延载元年（694）在东都为右拾遗时，以“逆党”的罪名牵连陷狱，一年之后狱

解，复官。他既落入酷吏之手，无疑受尽折磨。另一次是辞官还乡，丧父之后不久，遭县令段简迫害，诬陷系狱，导致他在四十二岁之壮年忧愤谢世。《别传》载，“段简贪暴残忍，闻其家有财，乃附会文法，将欲害之。子昂荒惧，使家人纳钱二十万，而简意未已，数舆曳就吏。子昂素羸疾，又哀毁，杖不能起，……于是遂绝。”对于陈子昂的死因，学者们有不同的推测；但是段简如此迫害陈子昂，大概是事实。可以想见，陈子昂对酷吏深恶痛绝，自然会遭此辈忌恨，以致最终死于非命。

陈子昂的思想相当复杂。他二十六岁拜麟台正字，四十岁以父老带官归侍，其间从政十四年。他二度从军，二次入狱，又曾二度从晖上人游，二次隐居。他头脑里充满正统儒家思想，但同时佛道出世之念也始终游离不去。永淳元年（682），他二十四岁中进士之后，因干谒权贵无成，曾归乡隐居，与晖上人过从，学仙求道。他自叙当时情形：“林岭吾栖，学神仙而未毕”（《晖上人房钱齐少府使入京府序》），“囊括经世道，遗身在白云……浮荣不足贵，遵养晦时文。舒之弥宇宙，卷之不盈分”（《感遇》其十一），充满了年青人既想投身政治，跃跃欲试身手，又不得其门而颇费踌躇的矛盾心理。但这时他整个精神面貌是昂扬向上的。他

不断地上疏，恳切地希望武则天施行仁政，成为明主，再现上古淳化之风、盛世之象。天授二年(691)秋至长寿二年(693)七月，他居蜀为继母守制，再度与晖上人交游。当服阙返洛时，他感叹道：“平生亦何恨，夙昔在林丘。违此乡山别，长谣去国愁”（《遂州南江别乡曲故人》），仍然不能摆脱仕与隐矛盾的困扰。

陈子昂仕途很不得意，他所奏的谏议很少被采纳，而且还曾受牵连入狱经年，所以思想上颇为苦闷。晚年陈子昂更多地还是与超凡脱俗的道家精神相契合，“晚爱黄老之言，尤耽味《易》象，往往精诣。在职默然不乐，私有挂冠之意”（《别传》），老庄哲学后来已经成其唯一的精神寄托。而当他随武攸宜北征契丹时，满腔热忱却再次遭挫，还受到降职处分。坎坷的际遇，终于使他对朝政完全失望，“雄笔！雄笔！弃尔归吾东山，无汨我思，无乱我心，从此遁矣”（《与韦五虚己书》）。故在不惑之年激流勇退，借口父老，辞别了险恶的官场，回到老家射洪。这时他已彻底淡薄了功名，真正想开始隐居了，“遂于射洪西山构茅宇数十间，种树采药以为养”（《别传》），谁料终未能逃脱酷吏们的魔爪，横遭迫害摧残，过早地结束了一生。

总之，陈子昂在政治上富有理想和才能，他提出“息兵”、“措刑”等政治主张，固然是为维护封建统治，但同时也是同情民生疾苦的，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陈子昂的思想又是错综复杂的，儒家传统观念，以及佛、道出世思想，在不同时期对他产生了不同影响。我们了解其人，才能更准确深刻地体味和把握他的诗文作品。

三

陈子昂今存作品，有诗127首，文110余篇。他是一个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有建树的文学家，是初唐诗歌革新的旗手，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

唐代开国至陈子昂生活的时代已经六、七十年，六朝以来的形式主义靡丽卑弱的文风一直占据了统治地位。《新唐书·文苑传》说“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其间虽然出现了“初唐四杰”，他们首先尝试变革，给文坛带来了清新的空气，但并未扭转局面，因此陈子昂《修竹篇序》的出现，可谓震聋发聩。他尖锐地指出，六朝以来的浮靡文风内容空虚苍白，一味雕琢词藻，完全背弃了汉魏至建安的优良文学传统，“文章道弊五百年矣！”为此他反对齐梁体，主张恢复汉魏风骨，

强调“风雅”“兴寄”，要求文章内容充实，抒发真挚情感；同时要求与优美的艺术形式结合统一，“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要有气势，有精彩，抑扬顿挫，声韵谐和。此文在当时等于一篇文学革新的宣言，所以卢藏用推许说：“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崛起江汉，虎视函夏，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陈子昂文集序》）陈子昂在诗文创作中是自觉地实践了自己的理论主张的。

陈子昂的诗歌，影响最大的是《感遇》诗和边塞诗。

《感遇》诗共计38首，都是五言古诗，但并非一时一地之作，内有陈子昂早年的作品，但大部分当成于晚年归田之后。《感遇》诗编次既不分类，亦非编年，可能是陈子昂去世以后，他的好友卢藏用收采遗文汇编成十卷文集之时所定。

陈子昂创作《感遇》诗，前人认为“出自阮公《咏怀》”（唐释皎然《诗式》卷三）；而阮籍恰是陈子昂在《修竹篇序》中标榜的“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但是陈子昂《感遇》诗内容要广泛充实得多，实际上这组诗真实反映了他一生思想的主要方面和成就。

《感遇》诗集中表现了诗人对哲学以及社会规

律的探索 and 认识。在世界的本体和构成方面，他崇儒而尊道。其八说：“吾观昆仑化，日月沦洞冥。精魄相交构，天壤以罗生。”这显然是道家的“混沌”说，宇宙一片混沌，日月昏暗，然后天地分开，元气造物，构成了天地之间的世界以及人类万物。但是，对于儒、道两家在本体有无的分歧上，他采取折衷调和，所以说：“仲尼推太极，老聃贵窅冥。”指出孔子推尊太极，但回避了“太极”本质属于有或无的回答，而对老子则明确肯定了贵无。不过从孔、老并提来看，他其实认为两者一致，因此他说：“太极生天地，三元更废兴”（其一），认为天地分开之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象夏、商、周三代一样，开始兴与亡的朝代更替，并且认为这种改朝换代的变化取决于天意，“终古代兴没，豪圣莫能争”（其十七），任何豪杰圣贤都不能抗争。如果说他对世界本体的认识是朴素的唯物论的，那么对人类社会规律的认识则陷入客观的唯心史观。他虽然不赞同主观唯心的英雄史观，但却对人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动性不抱积极态度，这终于导致他晚年在政治上的逃避和超脱。

《感遇》诗深刻揭露现实的丑恶，抨击朝政的腐败。武则天任用酷吏，滥杀宗室，他说：“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其四）。对于尔虞我诈、